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漫论电影于时代的 波澜壮阔

■文/赵军

我们生逢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除了投入还有思考。这个时代周期不可谓不长，它将给予我们足够的时间。但是，这个时代的信息量很大，大到我们刚刚还才手握新时代的钥匙，门槛里面已经风云骤起。

党中央还在清理门户，反贪除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上已经迎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博弈。谁能够辨识清楚这是一个怎样归结的时代，谁能够畅谈中国面临曲折反复、危机四伏时代之中的隆中对，谁又能告诉我们世界未来三十年风云过后的未知结局？

中国电影必将承受这样的时代拷问，因为电影作为最强有力的传播媒介，其对于社会的影响不仅止在银幕上——也许很多影片压根就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一些重要的电影现象却在凌空而起，成为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的号角。

那些成为重要的现象和话题的电影是时代的浪花，而且往往不经意，譬如今年的《哪吒》足以构成一种新的审美，凌空划过人们被震憾的心灵，而它不经意地又一次宣告这一代青年人的精神世界有着“二次元”的真实突破。

如果过去讲“二次元”是什么人们一定懵然无知，难以理喻，现在不管你知不知，“二次元”已经非常具体地进入到社会精神生活领域。我们发现所谓时代的波澜壮阔，还有着一种很新的思潮，它的代表就是“二次元”。

在中国文化中，有的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有的意识则是后来认知的，有的则是与生俱来和后来认知相结合的。而只要是接受的，都会是合理的，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与黑格尔说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差异之处。

中国文化身处大时代，大就大在接受着很多开始不准备接受的新文化，以及曾经是传统的但今天是新鲜的信息。“只要被接受就是合理的”为“二次元”浸染时代的色彩铸造了基础。

对于中国人而言，世界上的意识形态只有接受和不接受两种，除非实在暂时不认识的以外，“二次元”在传统的文化范畴里本身是存在的，但后来却是不存在的，今天它又是被接受的。而且年轻人很轻松地就接受，成年人很自然地就接受，老年人也很无语地表示了不反对。波澜壮阔以形容大时代于这个有着五千年以上文明的古老国家来说，意味着很多颠覆。“二次元”是其中一种。

《哪吒》以前，“二次元”已经普及于中国青少年群体，无“二次元”则无动漫成为共识，Cosplay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自我表现游戏，甚至今天的“红军”扮相，不能不说着有着很浓郁Cosplay意味。这就是“二次元”的风靡。按照唯物论，“二次元”既非现实主义创作，也非浪漫主义豪情，纯粹是精力旺盛之下的天马行空、无理由幻想。

“二次元”是社会所接受的一种精神生活，一种世界观，一种人和世界的相处关系。同样是古典的故事改编，从传统戏剧戏曲中拍摄而来的影片就不能与“二次元”动漫的创作相提并论，就远远败在“二次元”动漫电影的票房之下。

世界观的变化是一个时代最突出的本质标志。“二次元”代表着一种世界观正在超出学校灌输的意识形态阵列。时代的波澜壮阔当然不仅在于某一种新型生活行为与意识的颠覆，它在许多方面的标新立异同时风起云涌。

爱国主义也是一种。并非说“爱国主义”是新的旗号，而是说“爱国主义”在当下有了崭新的内容。我们的宣传通常走政治教育的套路，但这一次爱国主义宣传走的是民族主义的路子。这是时代性的套路，因为爱国本身与民族主义不可分，它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沉积下来的文化传统。

一个民族没有民族主义是不可思议的，当代地球任何一个角落今天都在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有急切民族主义思想？

救亡图存传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缺席，从历史上回顾，中华文明就是一种民族救亡图存的文明，狭义地说就是血族式生存的文明。只不过中华文明的救亡图存从来不会以侵略他人手段，从来以捍卫自身的种族绵延繁衍不受威胁为第一目标。

今天，美国强权集团对全世界国家尤其是中国倾全力实施极限围堵，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制度都在其摧毁目标范围之内。中国不可能被摧毁，中国也必须回击这种以国家生存发展为针对目标的霸凌和打压。中国当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生长起来的。

这是美国特朗普集团所唤起而为全体中国人所义愤填膺的爱国主义浪潮，植根于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而我们本身并不希望这种文化基因打上狭隘民族主义的烙印，也不希望在爱国主义旗下下封闭文化的开放与融合，尤其是今天的中国在当代文明与文化建设上还有很多缺陷，自知之明从来应该摆在意识形态建设的首位。

爱国主义电影因此会有立意高低的区别，就像所有“二次元”文化也会分出高和低的立意。什么是立意？仅仅抒发豪迈志趣豪情者，我以为是立意不高。因为国家已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这个主张就既不是权宜之计，更非基于本民族的利益追求。有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才能创作利益高远的电影。

为什么这种根植于民族主义而且超过制度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一呼百应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是需要从民族文化文明的根上发现原因的。因为如果不能理性地看待当下出于环境压力而一呼百应的爱国主义与现代化文明进步的关系，我们会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彻底地一把把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文化成果完全消灭掉。

民间的热情必须联系未来的改革开放总体战略，民族的发展未来必须要有足够的战略眼光。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问题在内部，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是很难被外部的敌人击垮的。而在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努力中我们不断地有曲折和反复。我们期待有更好的爱国主义电影赋予这个时代更加强大的力量，因为其中有一种智慧。

如果说类似“二次元”这样的文化属于这个时代无可厚非的话，我更高兴看到《无间道》这样的理想主义民族主义电影。这是有思想有创新的爱国主义，是有情怀的爱国主义。我也喜欢《古田军号》这样的红色电影，因为其中对于红色道路怎样走过来也是深刻地尽管不完全完美地作了很有立意的思考。立意高远的电影看到的是思想，立意低级的电影看到的只会是释放压抑。

大时代的波澜壮阔首先是思想和文化的波澜壮阔，是文明进步的跌宕起伏，是真理与信仰的上下求索。仅仅凭着一呼百应的高热与释放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去带引票房反而是有害的。但是我们必须接受时间流程的变化，而以艺术与电影的创作完成了对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花岗岩酋长岩(El Captain wall)914米的登顶，创造了Free Solo界不可跨越的奇迹。影片历时两年半，完成了对这一壮举从规划设计、前期训练、反复练习、跨越失败到最终达成的跟踪、采访和纪录。

片头5分钟交叉剪辑的两条线索，建立起整部纪录片的叙事框架。一条是身着红T恤的Alex坚定攀爬的瘦小身影与伊尔酋长岩垂直巨大的岩然景观之间，不断加强形成的惊悚、眩晕的视觉对抗。一条是电台、电视台、摄影棚、售楼处、报告厅等各种现代公共传播平台对亚历克斯的充满异常勇气的行为明星化，并提出理所当然的疑问：为什么？

接下来的90多分钟，影片表面上以拍摄时序2016年的春、夏、秋以及

和露骨逾规的台词，影片是依靠观众与创作者之间心照不宣的一套符号机制，让都市男女隐秘的欲望得以充分的表现和释放。

从这个逻辑而言，《小小的愿望》进行的修改，大致相当于翻拍片必经的本土化改编。当然，为市场准入的妥协并不等同于为“接地气”而进行的再创作，影片改编中最需要商榷之处，不在于遮蔽了承载欲望的“身”，而是丢掉了原作中的“真”。

失真之处最直观在于视听的感受。《小小的愿望》是发生在2002年的故事，十余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已经高中毕业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青年人是什么样？时代的质感和年代的特色，在影片中是含混模糊的。主演王大陆一口台湾腔的普通话，更让人疑惑故事究竟发生在何处？

更大的问题在于影片内在叙事的掌控。从与真实时间的关系而言，《伟大的愿望》是现在进行时的影片，观众跟随高中生南俊的视点经历了愿望受挫和完成的过程。《小小的愿望》因为被标定在2002年，与当下形成了过去完成时的关系，是讲述人徐浩(王大陆饰)回望青春的经历。同样的事件，站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讲述的形式和内在的情感本该不同，改编照搬原片故事情节已是相当勉强。更难以置信的是，当在青春第一次亲历了好朋友的死亡，在徐浩和张正阳(魏大勋饰)身上却看不到人物的成长和变化，最终的死亡只是塑造

得悉奥斯卡获奖影片《徒手攀岩》在国内上映，一直等到9月坐到IMAX厅的黄金位置，第一个镜头就陷入到视觉沉浸与刺激中，同时也不得不为此项刚刚列入奥运会的惊险项目震动。毕竟“要么拿到金牌要么死亡”的体育运动不出其二。

影片票房虽然远不如北美市场那么突出，但上映逾两周，国内最好的银幕仍保留着它的排片。导演金国威没有说错，银幕越大越好。不仅仅是因为这部纪录片追求的4K分辨率和这个跨界专业摄影与专业攀岩的团队所具备的精确、缜密与高难度的摄制技巧，不仅因为它具有的以极限运动为题材的高动作性，以及主要取景地位于美国西部仙境“优胜美地”大峡谷之中，更是因为影片关于生命价值的主题以及它所涉及的视觉伦理的课题，都在大银幕上徒然放大。

攀登运动中的Free Solo，也被译为徒手独攀，指不用绳索、岩塞、降落伞等任何保护器材，仅以一个镁粉和一双攀岩鞋协助进行的个人攀登项目。因接近50%的死亡率，被列为极限运动之首，专业攀岩者中只有不到1%的人愿意尝试。影片的拍摄对象Alex Honnold生于1985年，却已经完成超过了1000次的Free Soloing。2017年6月3日他用3小时56分钟的时间完成了对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花岗岩酋长岩(El Captain wall)914米的登顶，创造了Free Solo界不可跨越的奇迹。影片历时两年半，完成了对这一壮举从规划设计、前期训练、反复练习、跨越失败到最终达成的跟踪、采访和纪录。

片头5分钟交叉剪辑的两条线索，建立起整部纪录片的叙事框架。一条是身着红T恤的Alex坚定攀爬的瘦小身影与伊尔酋长岩垂直巨大的岩然景观之间，不断加强形成的惊悚、眩晕的视觉对抗。一条是电台、电视台、摄影棚、售楼处、报告厅等各种现代公共传播平台对亚历克斯的充满异常勇气的行为明星化，并提出理所当然的疑问：为什么？

接下来的90多分钟，影片表面上以拍摄时序2016年的春、夏、秋以及

《小小的愿望》： 被曲解的人生“欲望”

■文/虞晓

高远贴心暖男形象的道具。这是人物内在情感上的失真。

失真不只是在电影技巧的层面上，似乎还表现为创作者缺乏对艺术追求的真诚。《伟大的愿望》应该算是品质上乘的改编蓝本，成本不高，笑点泪点密集的青春性喜剧向来不愁市场的回报。作为题材类型的性喜剧，性是“表现片中人物性格、串联情节结构的核心事件和纽带”。当修改后被强制剥离类型的主要元素，《小小的愿望》在文本上留下了诸多“处理”的痕迹，用脑补还原之前的版本，可以说在改编中依旧错失了原作的闪光与动人之处。

性，在《伟大的愿望》中是“成人”的仪式，在“色情”的外衣下，内在是用喜剧化手法表现的悲伤故事，在青春冲动与冰冷死亡的对撞之中，它涉及成长、友谊、亲情等诸多主题。影片没有刻意拔高人物，清晰地表现了他们的心理变化过程，不甘青春凋零而渴望的“成人”仪式的愿望，虽不光彩却自然质朴；南俊经历水桶洗头后强化了完成好友愿望的决心；憨厚笨拙的甲德，既有为朋友不惜一切的义气，又在蠢萌的外表下藏着一颗色心。在两个浑身毛病的小人物，为朋友的愿望而努力过程中，更以讽刺的手法触及了韩国社会的现实，父母一代与子女间的隔阂与误会，粗暴僵硬的教育体制和唯利是图的江湖规矩。正如谁的青春都是在学业、朋

友、父母、社会和荷尔蒙的维度里生长，影片人物的真实感与“接地气”，让故事有了强大感染力。

有别于《小小的愿望》中碎片化的叙事和为搞笑而搞笑的“段子”化策略，原作中无论自以为是的父亲，还是凶神恶煞的老师，作为成人世界的代表，最终都成为了实现愿望的帮手。看似嘻哈打闹的喜剧背后，影片更蕴含着传统的价值主题。不再是青春叛逆的表达，对“成人”的渴望，就是对这个并不完美的现实世界的认可与接纳。

雷军有一个著名的商业逻辑，对于以市场为目标的公司而言，人欲既天然。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竞争激烈的国产电影市场，但需要辨析的是何为“人欲”。类型电影的重要功能就是抚慰受众的心理，在眼花缭乱的故事背后，与观众达成共情与共鸣，才是叫好又叫座的根本原因。田羽生在总结《前任3》时说过，要跟普通观众产生共鸣，一定……要有真实的情感经历。能成为黑马，正是在于影片说出了都市社会中年轻人普遍同感的，对爱的无奈与无力。

对原作中人生“欲望”的曲解，并希望以此为卖点，是《小小的愿望》改编中遗憾的败笔。《伟大的愿望》在豆瓣评分7.5，它吸引观众的并非只是表面的性故事，而是告诉我们，在意外和未来不知道谁先到达的现实生活中，正是友谊和亲情，是人生最坚实的依仗。

情感上的“孤胆勇士”身上吗？对这一问题的美国西部片式的回答，相信作为专业登山者，也是本片导演的金国威一定有着不尽相同的答案。他的回答也暗藏在影片的另一层叙事困境中。作为普通观众，我们不仅可以从了解Free Solo运动本身入手，也可以参详金国威的上一部影片《攀登梅鲁峰》，以及Alex好友汤米的纪录片《黎明墙》。这两部影片在题材、风格与岩壁经常处于大景别的系统中，不像《孤身绝壁》里一味地并列人物贴壁攀岩的惊险近景。同时在每一个小的叙事段落之间，云朵流转过下的酋长岩都成为叙事锚点，被不断强调它承载的文化想象。登顶酋长岩在《徒手攀岩》中被叙述为作为Alex多年以来的理想与目标。

Free Solo的运动精神一定要与“孤胆勇士”形象一致吗？

我们在2010年的纪录短片《孤身绝壁》(Alone On The Wall?)里看到的Alex Honnold已经在《徒手攀岩》中发生了明显的偏移。他惯性地对抗巨大岩壁的身体，开始摆脱纯粹的、动作的愉悦。

年轻懵懂的Alex在《孤身绝壁》中被简单地对象化为一个天才的Free Soloist。短片前面来自媒体的、业界的采访，都对他的专业性和攀爬纪录啧啧称奇，到处都是Alex清澈的大眼睛与合不上嘴的年轻笑容。短片没有给他一个需要回答“为什么”的叙事任务。短片结尾时，当他刚刚轻松地爬上一面绝壁，与岩石顶部一群不相干的歌脚游客遭遇。一个中年人紧追不舍地问：与死亡擦肩而过，你简直疯了，你的父母怎么看待你的举动？而旁边的一个少年也参与进来：他肯定是不怕高的，对吧。Alex身处其中非常自在，他老实地回应：我不知道啊。他的自我意志没来及抗拒身体的愉悦。从5岁起就爱攀树爬顶的Alex，这就是日常。短片中的母亲也没有想到，攀爬能成一项体育运动。

进入《徒手攀岩》的文本后，Alex的身体与岩壁的对立关系，已经脱离

了游戏状态，进入一种崇高叙事中。其实就单个镜头的惊险程度，100分钟的《徒手攀岩》没有20分钟的《孤身绝壁》多，后者更强调视觉猎奇。而在前者中，Alex的身体与矗立不动酋长岩之间变得不仅有对抗关系，还有征服，有一种无限向上的抒情关系。

这种关系首先是由剪辑决定，主要由影片的另一个导演伊丽莎白·柴·瓦沙瑞莉完成。影片里Alex的身体与岩壁经常处于大景别的系统中，不像《孤身绝壁》里一味地并列人物贴壁攀岩的惊险近景。同时在每一个小的叙事段落之间，云朵流转过下的酋长岩都成为叙事锚点，被不断强调它承载的文化想象。登顶酋长岩在《徒手攀岩》中被叙述为作为Alex多年以来的理想与目标。

Free Solo的运动精神一定要与“孤胆勇士”形象一致吗？

我们在2010年的纪录短片《孤身绝壁》(Alone On The Wall?)里看到的Alex Honnold已经在《徒手攀岩》中发生了明显的偏移。他惯性地对抗巨大岩壁的身体，开始摆脱纯粹的、动作的愉悦。

年轻懵懂的Alex在《孤身绝壁》中被简单地对象化为一个天才的Free Soloist。短片前面来自媒体的、业界的采访，都对他的专业性和攀爬纪录啧啧称奇，到处都是Alex清澈的大眼睛与合不上嘴的年轻笑容。短片没有给他一个需要回答“为什么”的叙事任务。短片结尾时，当他刚刚轻松地爬上一面绝壁，与岩石顶部一群不相干的歌脚游客遭遇。一个中年人紧追不舍地问：与死亡擦肩而过，你简直疯了，你的父母怎么看待你的举动？而旁边的一个少年也参与进来：他肯定是不怕高的，对吧。Alex身处其中非常自在，他老实地回应：我不知道啊。他的自我意志没来及抗拒身体的愉悦。从5岁起就爱攀树爬顶的Alex，这就是日常。短片中的母亲也没有想到，攀爬能成一项体育运动。

Free Solo的运动精神一定要与“孤胆勇士”形象一致吗？

我们在2010年的纪录短片《孤身绝壁》(Alone On The Wall?)里看到的Alex Honnold已经在《徒手攀岩》中发生了明显的偏移。他惯性地对抗巨大岩壁的身体，开始摆脱纯粹的、动作的愉悦。

年轻懵懂的Alex在《孤身绝壁》中被简单地对象化为一个天才的Free Soloist。短片前面来自媒体的、业界的采访，都对他的专业性和攀爬纪录啧啧称奇，到处都是Alex清澈的大眼睛与合不上嘴的年轻笑容。短片没有给他一个需要回答“为什么”的叙事任务。短片结尾时，当他刚刚轻松地爬上一面绝壁，与岩石顶部一群不相干的歌脚游客遭遇。一个中年人紧追不舍地问：与死亡擦肩而过，你简直疯了，你的父母怎么看待你的举动？而旁边的一个少年也参与进来：他肯定是不怕高的，对吧。Alex身处其中非常自在，他老实地回应：我不知道啊。他的自我意志没来及抗拒身体的愉悦。从5岁起就爱攀树爬顶的Alex，这就是日常。短片中的母亲也没有想到，攀爬能成一项体育运动。

进入《徒手攀岩》的文本后，Alex的身体与岩壁的对立关系，已经脱离

了游戏状态，进入一种崇高叙事中。其实就单个镜头的惊险程度，100分钟的《徒手攀岩》没有20分钟的《孤身绝壁》多，后者更强调视觉猎奇。而在前者中，Alex的身体与矗立不动酋长岩之间变得不仅有对抗关系，还有征服，有一种无限向上的抒情关系。

这种关系首先是由剪辑决定，主要由影片的另一个导演伊丽莎白·柴·瓦沙瑞莉完成。影片里Alex的身体与岩壁经常处于大景别的系统中，不像《孤身绝壁》里一味地并列人物贴壁攀岩的惊险近景。同时在每一个小的叙事段落之间，云朵流转过下的酋长岩都成为叙事锚点，被不断强调它承载的文化想象。登顶酋长岩在《徒手攀岩》中被叙述为作为Alex多年以来的理想与目标。

Free Solo的运动精神一定要与“孤胆勇士”形象一致吗？

我们在2010年的纪录短片《孤身绝壁》(Alone On The Wall?)里看到的Alex Honnold已经在《徒手攀岩》中发生了明显的偏移。他惯性地对抗巨大岩壁的身体，开始摆脱纯粹的、动作的愉悦。

年轻懵懂的Alex在《孤身绝壁》中被简单地对象化为一个天才的Free Soloist。短片前面来自媒体的、业界的采访，都对他的专业性和攀爬纪录啧啧称奇，到处都是Alex清澈的大眼睛与合不上嘴的年轻笑容。短片没有给他一个需要回答“为什么”的叙事任务。短片结尾时，当他刚刚轻松地爬上一面绝壁，与岩石顶部一群不相干的歌脚游客遭遇。一个中年人紧追不舍地问：与死亡擦肩而过，你简直疯了，你的父母怎么看待你的举动？而旁边的一个少年也参与进来：他肯定是不怕高的，对吧。Alex身处其中非常自在，他老实地回应：我不知道啊。他的自我意志没来及抗拒身体的愉悦。从5岁起就爱攀树爬顶的Alex，这就是日常。短片中的母亲也没有想到，攀爬能成一项体育运动。

Free Solo的运动精神一定要与“孤胆勇士”形象一致吗？

我们在2010年的纪录短片《孤身绝壁》(Alone On The Wall?)里看到的Alex Honnold已经在《徒手攀岩》中发生了明显的偏移。他惯性地对抗巨大岩壁的身体，开始摆脱纯粹的、动作的愉悦。

年轻懵懂的Alex在《孤身绝壁》中被简单地对象化为一个天才的Free Soloist。短片前面来自媒体的、业界的采访，都对他的专业性和攀爬纪录啧啧称奇，到处都是Alex清澈的大眼睛与合不上嘴的年轻笑容。短片没有给他一个需要回答“为什么”的叙事任务。短片结尾时，当他刚刚轻松地爬上一面绝壁，与岩石顶部一群不相干的歌脚游客遭遇。一个中年人紧追不舍地问：与死亡擦肩而过，你简直疯了，你的父母怎么看待你的举动？而旁边的一个少年也参与进来：他肯定是不怕高的，对吧。Alex身处其中非常自在，他老实地回应：我不知道啊。他的自我意志没来及抗拒身体的愉悦。从5岁起就爱攀树爬顶的Alex，这就是日常。短片中的母亲也没有想到，攀爬能成一项体育运动。

Free Solo的运动精神一定要与“孤胆勇士”形象一致吗？

我们在2010年的纪录短片《孤身绝壁》(Alone On The Wall?)里看到的Alex Honnold已经在《徒手攀岩》中发生了明显的偏移。他惯性地对抗巨大岩壁的身体，开始摆脱纯粹的、动作的愉悦。

年轻懵懂的Alex在《孤身绝壁》中被简单地对象化为一个天才的Free Soloist。短片前面来自媒体的、业界的采访，都对他的专业性和攀爬纪录啧啧称奇，到处都是Alex清澈的大眼睛与合不上嘴的年轻笑容。短片没有给他一个需要回答“为什么”的叙事任务。短片结尾时，当他刚刚轻松地爬上一面绝壁，与岩石顶部一群不相干的歌脚游客遭遇。一个中年人紧追不舍地问：与死亡擦肩而过，你简直疯了，你的父母怎么看待你的举动？而旁边的一个少年也参与进来：他肯定是不怕高的，对吧。Alex身处其中非常自在，他老实地回应：我不知道啊。他的自我意志没来及抗拒身体的愉悦。从5岁起就爱攀树爬顶的Alex，这就是日常。短片中的母亲也没有想到，攀爬能成一项体育运动。